



感悟

向生活索取

王红波

最近,因赶一部长篇,一连几个周末,我把自已关了起来,几乎与世隔绝,一头扎进文字里。小女儿过来了,变着法地逗我玩,我却视若无睹。不一会儿,自觉无趣的小家伙便走开另寻乐子去了。妻子递来一杯水,轻声道:“今天天气不错,听说,小区附近又多了几处老百姓周末休闲的好去处,你带孩子去玩一下吧!同时也换换脑筋,与生活脱离的文字能有灵气吗?”

我思忖片刻,停笔起身。车子停当,小家伙一路蹦蹦跳跳,嘴里哼起了幼儿园老师刚教的“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置身湿地公园,树木葱茏,新植吐绿。劳动节快到了,天气略显燥热,金子般的阳光洒在晋水南岸。石板铺成的步道曲径通幽,一潭池水一团绿。青青的草地上,人们搭起帐篷,一家人、三五好友,懒洋洋的,自由地呼吸,贪婪而又惬意。

不远处,高架桥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桥上车水马龙,人们在这座熟悉的城市里继续打拼着,通过奋斗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这里是这座城市近几年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的又一“新作”。

小家伙早就按捺不住,拉着我一溜小跑,径直朝儿童乐园奔去。哇!眼前的景象几乎让我惊呆了。还是早上八九点的时分,儿童乐园早已是人山人海。年轻的夫妻带着蹒跚学步的小可爱,爷爷奶奶牵着小孙孙,坐跷跷板、溜滑梯、荡秋千。小家伙们一个个兴致盎然,爬上爬下。大人在旁边看护着,每时每刻呵护着幼小。

女儿喜欢玩过山城堡。我考虑到安全,几次想诱导她玩其他项目。无奈,大人在小孩的倔强面前,终究败下阵来。我小心翼翼地抱女起,教她踩稳抓杆。没想到,刚一松手,女儿便“蹭、蹭、蹭”爬过第一道扶梯,站在第一个平台上。我在下面不停担心地叮嘱着,她却开心地手舞足蹈。要钻“山洞”了,前面排了很多小朋友,我担心她被推倒,或者她推其他小朋友,焦虑的眼神随女儿的身影不停地移动着。

惊讶的一幕出现了,女儿静静地排在其他小朋友身后。轮到她了,她稳稳地抓住两边扶手,脚下踩实了,一口气穿越了“山洞”。其他和我一样揪心的家长站在下面不停地呼喊着自己家的小乖乖,但让我们担心的事情始终没有发生。

女儿爬到了最高处,内心充满了成就感,不停地冲我大喊大叫。要过三米高平台了,脚下是钢丝绳编织起来的网孔,围墙是带有网格的铁链,四周封闭。我仔细观察,看似惊险,实则并无安全隐患。

女儿学着走在前面小朋友的样子,抓紧铁链,试探性地踩下去,站稳了,停顿片刻,似乎感觉并不危险,才一步一步地通过了平台。就这样,来来回回,反复通过了好几趟。

我慢慢发现,女儿通过的速度一次比一次快。小家伙玩得开心,我没有了安全顾虑,渐渐平静思绪。放眼四周,人们在明媚的周末,在和煦的春风里放起了风筝。母亲在前面奔跑,爷爷牵着小孙孙在后面追逐。欢声笑语,咿呀童言,在清净的空气中久久回荡。各种不知名的鸟儿,可不愿错过这份美好,纷纷赶来凑热闹,在枝头上、在花朵间,叽叽喳喳,跳着欢快的舞蹈。远处,新建的小区住宅鳞次栉比,这座充满烟火味的城市总是那么包容,古朴而又厚重。

快中午了,妻子打来电话,午饭做好了。我轻声喊着女儿,示意该回家了,女儿却意犹未尽。回家的路上,女儿不停地说着玩过山城堡的见闻,讲得开心,笑得灿烂。

是的!平凡的生活中,有时候学会放手,或许会在不经意间收获另一种淡然——淡淡地生活,静静地努力。有幸生活在这座“半城烟火半城仙”的城市里,学会向生活索取生命的养分,岂非人生一大乐事。不负时光,呵护流年。



亲情

被需要的幸福

林新发

愿天下所有的父母,有事可做,有情可托,需要子女,也被子女需要。如此,心安!

——题记

应朋友之邀,周六一早,我驱车带着妻儿到他家中做客。当朋友带着我们从当地名山上兴尽而返时,日头已过正午。朋友妻子张罗了一大桌子当地特色美食来招待我们。愉快的午餐结束后,桌上杯盘狼藉。

妻子主动起身要去洗碗,朋友却连连劝阻。只见朋友凑到他年迈的母亲耳边大声说道:“妈,我们要去泡茶,您把碗洗一下。”“好,你们去喝茶,我来洗碗。”却见老太太一改餐桌上的沉闷萎靡,精神焕发地将一大堆碗碟搬到水池边,慢腾腾地洗起来。

我和妻子面面相觑。朋友对着诧异的我们解释道:“当母亲的即使老了,也想为孩子做点什么。让她做点事,她就会感到儿子需要她,一整天就会过得充实。”对于朋友的话,我心里却不大认同。我一直认为,衣食无忧,不用操劳才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毕竟,朋友的母亲已是耄耋之年,早就到了该颐养天年的时候。

午后三点左右,我和妻子向朋友辞行。朋友夫妻热情地起身相送。一行人走到门口,看见老太太正蹲在门口的菜地上忙碌着。我心中一动,走上前去,在老太太耳边说道:“阿姨,您买菜这么方便,您年纪又这么大了,怎么还自己种菜呢?”老太太哈哈大笑道:“我儿子就喜欢吃我种的菜,我老了,帮不上孩子什么忙,能种点他们喜欢吃的菜,我就特别高兴。”那一瞬间我醒悟了,菜地上生长着的不仅仅是菜,更是一位母亲被需要的幸福。朋友的做法,正是在成全一位母亲的幸福呀。

蓦地想起,我每次从老家回城的时候,父母都要准备很多农产品,鸡鸭鱼肉蛋、蔬菜、水果……一股脑地往我车尾厢里塞,满满当当装一尾厢。我不仅不领情,还经常发脾气:“爸、妈,早跟你们说过了,城里啥都买得到,带这么多,吃不完会坏掉的。再说,你们年纪大了,少干点活儿,多注意休息。”

我从未在意过父母的感受,一次次地拒绝,一次次地不耐烦,父母心里该是怎样的难过啊!想到这里,我很是内疚,连忙掏出手机,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我说:“妈,我明天要回去,我想吃芥菜饭。”母亲十分惊喜,连连应着:“好,我一会就去准备。”妻子心领神会,接过手机说:“妈,你跟爸说,我想吃他做的五香卷。”妻子刚说完,就听见母亲扯着嗓子喊:“老头子,儿子他们明天回来,儿媳想吃你做的五香卷。”电话那端传来父亲的声音:“儿媳喜欢,我就多做些,让她带着。”听起来格外欢喜。

挂断电话,我的眼睛一下子濡湿了。天底下的父母啊,心里装的都是子女,哪怕只是为孩子做一顿可口的饭菜,他们都会感到无比的快乐。我现在才明白,爱是,需要智慧的。真正的孝敬,不仅是物质上的孝敬,更是精神上的满足。孝敬父母,要让他们感觉自己是被需要的。因为对父母来说,被孩子需要,就是一种幸福。



閩南滴水獸
壬寅春月於梅石
岳新榕寫

上善若水水滋潤萬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於最低下的地方能以最接近於道君子若水居善地
心善淵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功善时
水之德也
閩南滴水兽寓旧水长流

閩南滴水兽(国画) 杨新榕



笋趣

苏水梅

笋干炖猪手、酸笋炒肉片、咸菜笋、笋丝炒蛋、油焖笋、土猪肉咸笋饭……当我们再次抵达那个小村庄时,已经接近午饭时间。进门后没有寒暄,直接在卿家的小厨房和客厅里支起来的圆餐桌之间游走,心满意足地感叹完毕之后,先拿手机拍了照片,九宫格里的幸福感瞬间溢出屏幕。我用文字注解:“二十多年后,重回参加工作的第一站,中国好同事为我准备的全笋宴。”很快,有许多朋友点赞和评论,其中一条令我印象尤为深刻:“这不是为同事准备的,简直是家人级别的!”那天,我们吃得十分开心。于我而言,大山里的竹海并不陌生,舌尖上的味觉记忆也并不陌生,涌上心头的感动自然是随着岁月的沉淀历久弥新。

时光悄然过去近三十载,当年青涩的我们,在大山的三尺讲台上,满腔热情却感觉收获的尽是琐碎和无奈,哭过也笑过。转眼已是接近知天命的年龄,曾经的困顿、迷茫,曾经那么想要逃离的琐碎日常,现在回想起来都成了美好。

后来,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纷纷离开了那座小山村。为我们做全笋宴的卿依然生活在那里,对于那片生她养她的土地,她当然有着比我们更深刻而难以言说的深情。时光荏苒,离开的我们,在城市的喧嚣里渴望寻找一份宁静。卿却在她的家乡安之若素,怡然自得。偶尔电话联系,总是无限怀念过去,回向往事里的

那些点点滴滴。

卿是重感情的人,每年都会把“春天的味道”捎来给我。有时候是毛茸茸的裹着黑衣的春笋,一颗有五六公斤重;有时候是她自己制作的“笋脯”,装在一个个透明的矿泉水瓶里。每天会有一辆小客车从山上开下来,卿就把笋寄开车的师傅带给我。当我收到笋后,她还耐心地教我怎么煮那些笋会更好吃。

“我给你再寄一些笋去,不然要等明年才吃得到了。”卿在电话里说。当她得知我回到小镇上、与朋友们讨论关于笋的话题时,我明显听出她声音里的雀跃。次日,卿的“爱心笋”准时抵达。穿山越水带回家的硕大春笋被我剥去笋衣,然后切成块状,放到开水里煮开,捞干晾凉,再用保鲜袋分装。放进冰箱前,每个保鲜袋里都加一些水。“等要煮的时候,连同那些冰块一起下去炖肉,不要等化冻再煮,就不影响口感。”其实,早有人向我科普保存笋的方法,按部就班做起来并不难。

我在微信里对卿说,我想把让笋保存美好口感的方法写下来。朋友中有人半是提醒半是调侃:“人家会恨你的,我们连新鲜的笋都没吃着,你还想着冻冻、哈哈。”卿看了我的微信回复说:“明年笋季,争取让冰箱放不下,欢迎回来走走、看看!”行文至此,我心里美滋滋的。回忆里那些亲切的面孔、青蛙的鸣叫、傍晚的炊烟,热热闹闹,次第出场……



味道

面线糊

雷海红

面线糊是闽南地区常见的早餐和夜宵。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没有吃过面线糊的闽南人算不得真正的闽南人,而一个没有吃过面线糊的异乡人算不得真正了解闽南。早上起床以后,没有什么比吃上一顿美味的面线糊更令人惬意的事情了。

我虽不是闽南人,但好歹也在闽南生活了二十年,对闽南面线糊有着特殊的感情。面线糊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不管是偏僻的街巷、嘈杂的市场,还是豪华的酒店,有闽南人的地方就有面线糊的身影。如果是出差,酒店提供白粥、面线糊、豆浆、牛奶,面线糊是我的第一选择。我常去市场边上一个卖面线糊的摊点吃面线糊。卖面线糊的是一位年过六旬的阿婆,见到人,起身热情地招呼,问说要吃什么。她的摊点上也卖花生汤,但我是奔着面线糊去的。其实,有些时候早餐吃什么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在市场徘徊了一圈,结果肚子还是空空的。但只要看到卖面线糊的店,早餐就有了着落。

闽南的面线糊具有糊而不烂的特点,配料又多,佐以馒头、油条、包子,既营养又美味。面线糊在大锅里热着,每一截面线都煮成了透明状。干燥的面线遇水

膨胀,慢火细煮,在热量的加持下,水和面线相互包容。搭配面线糊的料头很多,就卤的料头来说有卤蛋、卤大肠、卤豆腐、卤肉,其它的配料还有花生米、烤紫菜、猪肝、猪血、带鱼、鱿鱼、炸醋肉等。再撒一点葱花和白胡椒粉,一碗美味的面线糊即成。找一张小方桌坐下来,一边听着商贩的吆喝声和顾客的讨价还价声,一边吃着面线糊,让人很难不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息。我喜欢往面线糊里加卤蛋和大肠,配着油条吃,虽是吃到嘴上,心里却很舒坦。

每次去一条老街,不管是在龙湖还是深沪,甚至于泉州的某条老街巷,我都会留意面线糊的身影。吃的次数多了,就很容易拿这家面线糊和那家面线糊作比较。哪家正宗,哪家不好吃,哪家便宜实惠,哪家价格太贵,都一清二楚。好吃实惠的当然会再次光顾,不好吃的再不愿意尝试第二回。

每个地方都有它自身的特色小吃,有时小吃就是一个地方的名片。“民以食为天”,一顿简单的早餐原来跟我们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入乡随俗”,在闽南的这二十年,我渐渐习惯了闽南的饮食,也爱上了闽南的面线糊。



画外音

滴水兽

张泽雄

隔着雨水,一只瑞兽盘踞于屋檐。它张着嘴,一直危险地蹲守在悬崖边
摇摇欲坠,始终没有坠落。似有喘息被落水声遮蔽;似有月光和星星摔入陷阱。我知道,它只收集大海的潮讯,承受屋顶的云霓和光阴。除去天空雨水是它刻意隐藏的一个音符
一些往事与乡愁。老厝、番仔楼多年已不住人,滴水兽更像时间留下的一段空白、一个附着物
作为一个饰品和摆件替我们收藏回忆
替我们在暗处发音、飞翔替我们将内心辨认

郑红艳

飞翔是鱼儿最初的梦
而她没有化身为鹏
飞往九万里的天空
却被淬炼成易碎的滴水瓷瓶
屋檐是鱼儿最后尊严的高地
她俯瞰着人们在下面的溜达
风雨里,任由冰冷的雨水
流进她的腹部,从她的口中吐出
而她会曾经宏大的梦想吞下
把幽怨的眼神化成动听的旋律
叮咚作响,如鸣珮环
沿着绯红的墙角流向大地深处
我向她深深感到歉意
我恐怕,此刻放飞她
她也忘却了,往日飞翔的姿态
更重拾不起最初飞翔的勇气
而放手,意味着坠落
坠落,只剩在几间的一阵空响
她守望看檐角的燕雀
瞥见一只天空的飞鸟
从她的头顶掠过,掠过
就像是她自己化身的鸟
渴望着同一片天空的湛蓝

徐永良

你的名字并不被看好
却被人类高高地举起
落在认知里的部分
长出奇形怪状的棱角
或飞禽、或走兽
形态迥异
都是臣服于人类的精灵
守护着空中的楼台亭宇
但听见一滴敲门的雨声
你便兴奋起来
踩着一滴雨水的韵脚
驯服天空的放荡不羁
或许,你就是盘踞在屋檐下的怪兽
没有生命,却灵动生命
每一次雨后的沉静
你便把无人问津的沉默延伸

小雅

那只兽
不再奔跑、咆哮、厮杀
蛰伏了一颗杀伐果决的心
风雨雷电 酷暑严寒
撼不动守护千年的姿态
翘首每一个黎明的到来
领送每一次黑夜的离开
习惯了人间的鸡犬狗碎
听惯了南音悲欢离合的桥段
在雨天 幻化成一只空中鱼
遨游的梦想 滴水成流
沿着古街小巷 回溯
一段段金戈铁马的往事
村口的石井
不动声色把故事收藏

张培坤

如果有人曾经笑话
缘木求鱼的不切实际
那屋檐下的这一尾祥兽
又咧着在自嘲什么
它诞生在每一个闽南后生
下南洋的决绝之后
披一身彩色的鳞片
用同心圆的大眼
目送他们的一往无前
每逢台风季
便以守护家园的名义
用水滴石穿的执着
替游子们祈佑这一方的风调雨顺

蔡培均

盘旋在檐 静默是一时姿态
烟聚云过 我是只会飞的鱼
啮噬,啮噬……
每一滴水都是江河
沿着血脉的河流
溯源到家